

吳興叢書

玉鑒堂詩集
葭洲書屋遺稿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葭州書屋

新刻一齋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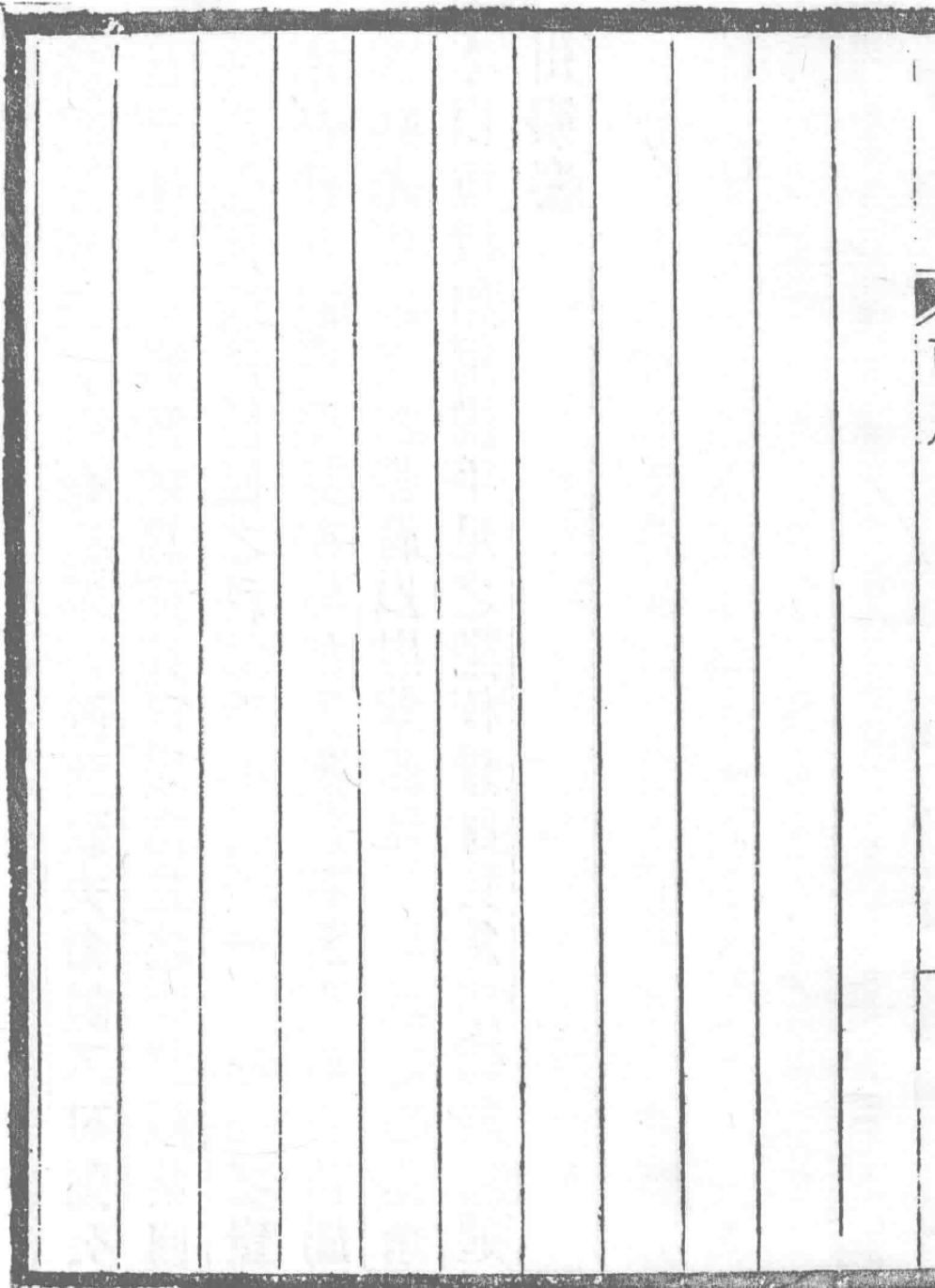
昔康熙朝桐川俞氏選宋明以來制藝百二十家乾隆初桐城方氏奉

敕定有明及

國朝四書文二百七十九家綜其與俞選相重複者大都三百二十家而已由乾隆至今蓋百六十年其間以制藝名者殆不過二十家國家懸功令以取士羣天下之士咸耗其精神才力以應國家之求而卓然能成一家之言者所獲止此何其僅也夫事至耗其精神才力以爲之又其事至於終身不已宜無不極久遠之慮圖不朽之業而士又懼戾於有司之繩墨以不得速化致

通顯於是權度榮悴校量緩急不得不急一日可覲之
榮而姑緩有待於百年之悴程聲揣色俛仰中節不恥
不通而恥逢時之不工不病不學而病得氣之不夙朝
三而暮四前于而後喁浮靡者爲之也而魁儒亦假途
焉壯盛者爲之也而老死無所悔焉蓋風俗成而人心
安之人心安而士氣因之積弊沈痼非一朝夕之故也
烏程劉紫回水部豐財而嗜學鄙富人之暗通聲氣夤
緣科第以爲階者自其少時刻意於制藝之文而於有
司之繩墨當世之風尙有向而無背有逆而無距程聲
揣色若權遇物亦積十餘年之功然而屢試屢蹶於有
司曾無豪髮之效以償其勞苦也豈其操術之不工抑

亦昌黎所云是有命也不可強而致夫命誠不可強矣而天下之士猶敝敝焉喪其可以自立之資雖以紫回之富無所藉於區區之科第而亦捐棄一切以徇之豈不甚哉紫回既卒其弟澂如同歲輯其遺稿數百首屬遴其尤而論次之蓋將以慰紫回地下無窮之憾而余亦以重澂如篤愛手足之懃校錄既竟爲序而歸之通州張謇



葭洲書屋遺稿目錄

有所好樂 四句

天地之大也 兩句

子曰 學而章

子曰殷因 一節

可使治其賦也

子曰從我 兩節

焉用殺

古之學者爲己

君子疾沒 稱焉

立則見其 衡也

驅飛廉於一句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葭洲書屋遺稿

吳興叢書

烏程劉安瀾著

同懷弟錦藻編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有心不能無忻戚滯於所者偏矣蓋好樂憂患不能禁其不有然有而不察弊正與忿懣恐懼同正心者審旃且境之所順而心亦順境之所逆而心亦逆則因心以付何難與境相忘所慮者始則心爲境紛而悲愉逾乎常度繼且境由心造而喜戚構於無形紛心之順境逆境有窮心造之順境逆境無窮以境累心實以心累心幾乎天下無非順境目前無非逆境已心以忿懣恐懼而失正夫善怒者必輕喜積畏者必工愁雖然喜與愁

亦何常之有經生澹泊寡營奚至移情於外物然而襟
期坦蕩得天厚者趣自長蓀蘭寄繾綣之懷山水結知
仁之契有心人何事高言清靜矣儒者影衮無愧詎致
貽疚於隱衷然而智慮專精見道深者神愈密臨履惕
冰淵之戒飲食防獄訟之端操心者所以恆存疾疾矣
以心用好樂憂患則可以心爲好樂憂患用則不可吾
謂其爲心累有異於忿懣恐懼者有甚於忿懣恐懼者
大抵攫心之故唯賦於天者爲難除意氣之矜張神明
之失措只因一時感觸而生其根株尙淺也若好樂憂
患根株殆天賦矣大欲與有生俱來雖間出人豪不無
嗜好墮地卽號咷不已知人生世上大抵艱難正心者

乃不思拔其根株乎係戀太深且消磨壯歲方剛之氣
牢愁莫釋益足長臨時退蕙之情而流弊伊何底已抑
凡擾心之端唯溺於內者爲莫解恃才而忤物遇變而
失常莫非外境艱危所致故痼蔽未深也至好樂憂患
痼蔽自內成矣讀書唯紛華是尙卽琴耽瑟好亦耗精
神處世而顧慮太多卽地厚天高亦虞傾陷正心者亦
謀開其痼蔽乎玩物喪志不如任性者猶負君子之名
積愼生疑且羨畏事者尙有片時之適而痼蔽從此深
矣嗟乎此非好樂憂患之咎而有所好樂憂患之咎也
而謂心尙得其正乎必謂好樂憂患不可有何以風詩
編次不刪鐘鼓之詞易象觀摩首儆冰霜之漸顧此心

要不可偏於有耳夫十載讀書何必無鍾情之處一朝
懲忿亦時存慮遠之思然感而應焉則得惑而溺焉安
望其得乎窮其好樂憂患之沈迷初不知慕兩廡之馨
香計千秋之得失大半志氣昏沈於酒色匱乏計較於
米鹽在中材所不屑好樂不屑憂患者亦膠結於心而
無時渙釋橫決大可虞也何如先慎於未發哉必謂好
樂憂患不妨有則是人貴適志抑畏反近於拘迂世盡
危途跼蹐轉增於閱歷恐其心已不免泥於所耳夫斗
室寫琴書之韻情以暢而不流清夜焚香過之香慮以
精而得止蓋協於中則正過其則焉能謂之正乎推其
好樂憂患之流弊姑無論綺語已墮聰明之障夢寐猶

聞愁歎之聲甚至酖毒且誤爲晏安絲竹不足以陶寫
在尋常所憂患者而好樂所好樂者而憂患恆顛倒於
心而莫解由來流連多不返也誰能力制於旣形哉

體會俗情發摛名理無一支詞無一障語塙合指點
下學神情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有大於天地者天地若失其大矣夫大如天地人尊之
則不敢憾親之則不忍憾而猶未免於有人其如天地
何天地亦如人何且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
能自止邪此其道無從索解於天地卽從而索解天地

且有不堪自解之故而惟以解不解聽之人正無事爲尊且親者諱也不知不能聖人且有所憾然則必大如天地人始可釋然無所憾乎夫大至天地而極人爲天地所生其未易外天地之大以爲大明矣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凝兩間本極清甯未免搏土成形之多事顧位上位下賴有人以支拄古今長此大澤疊空安見光明之宇宙特必作文以問其宇宙之何爲天地亦立窮所對也高不敢不跼厚不敢不踳功過強分成格豈眞神明據事而細書顧乾成坤成卒無人不講明陰陽相率冥行妄作早淪世界於滄桑特必據理以推其滄桑之何時天地亦不容自主也大則大矣天地惟大故生

人亦惟生人故不免有所憾耳皇如春帝如夏王如秋
霸如冬世運凡幾變矣變卽其可憾者也假令億萬載
相承一姓雖輟耕臯桀何敢倚隴畔而悵望風雲乃天
地戾氣特鍾蚩尤大啟刀兵之劫從此神器每歸有力
弔伐不過美名塗炭轉成實禍矣人或憾天地之有權
而天地何嘗有權蓋道旣分一體以爲天地天地且與
人同落形氣之中治亂亦適乘其運焉耳缺於南陷於
北旋於左轉於右坤輿亦紛更矣更卽其可憾者也假
令大九州同隸共球雖甕牖陋儒方得詢職方而指陳
海國乃天地奇災忽肇洪水畫分夷夏之防竟似稗瀛
自古不通一丸之泥未塞萬人之骨已枯矣人或憾天

地之無情而天地並非無情蓋道既洩餘氣以爲天地
天地且與人同受運數之宰中外亦各因其時焉耳其
憾也正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必有所知福善禍淫此
天地之可知者也然而求福反禍求禍反福冥漠半顛
倒而無憑顏淵何歿盜跖何壽原思何貧慶封何富將
謂報在將來乎而茫茫者無足深信就令足以深信而
及其身已飽享庸福於儻來可知不可知天地亦無從
諉咎而初非憾者之刻也大必有所能栽培傾覆此天
地之所能者也然而培者反傾傾者反培陰陽每橫施
其沴厲鴟鴞何飽鸞鳳何飢蕭艾何榮芝蘭何萎將謂
事出偶然乎而憤憤者已覺不平就令靡所不平而偶